方山薛先生全集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十六

序

贈謝參政序

余昔過燕趙追考河間之禮樂因訪近世之才賢里中長老咸謂任丘有三洲謝公云余未之及見也歲庚戌虜犯畿甸余在祠曹被命視師於長安掖門左右一時卿佐以下具芻粟備器械奔走不給咸謂謝君若在必克有濟蓋公嘗爲戶工司屬在有成績是時巳參議三晉故臨事變而追思之余以是益知慕君矣茲余視浙學忤勢左調鄜延迴旋江左擬議于

行值君佐憲陝臬貽書促之者再懇切慷慨余遂涉河洛度殽函以至至則君已被命爲陝藩參政矣於是賚案松泉侯君少梧趙君屬余贈君言余竊觀君學究體用才適經綸貞不絶俗和不同人殆古之所謂大雅君子也何藉于余言哉特以全陝多故而督儲一事其繫於軍國民生之命脉較之他省爲尤重也今君之職乃寔専之故尚有商於君者蓋雍州古稱奥區神數厥田上上嘉生殿類號爲陸海自周歷秦漢晉西魏後周隋唐皆嘗都之而百需所給關中恒居其半今爲兩畿十三省之一而上供之賦止以

給三邊四鎮重以茶鹽運納猶且不足又往往告匱至屢內帑此其故豈微乎哉緩之則軍士脫巾急之則閭閻枵腹當事者雖因循歲月而乘除根究固不無隱憂於心也君爲戶工時嘗度支倉儲運餉遼左戎器薪櫝稅課營建伸縮調停靡不悉當及守冀北值邊事孔棘而戎馬錢穀之需經理區畫動中機宜則君於天下之事固皆會通而神明之矣矧茲一省乃熟見而素閑者舉而措之又何有哉此余所以莫能贈君唯述君之平生與關中之緩急聊以塞二君之請且爲陝之人賀也

送謝陽溪序

正德五六年間陽明王先生還自龍場稍稍講學旣自吏部遷南鴻臚遂以開來學爲己任于時生徒聽講者尚僅僅數十人未廣也迨後爲御史中丞督軍南贛先生痛末學支離膠於聞見遂倡致良知之教以指示本原懇懇爲人談說而先生萬物一體之心藹然可掬故凡有來學者咸在與進先生皆推心與之盡言教之不問其類也常謂人皆可以爲堯舜而成己成物自是吾人性分內事奚嘗一毫虞人之我欺哉但先生位日益進業日益隆望日益著四方之

士望門墻而趨者日益衆自是風聲四達同輩羨慕其稍有憑藉者輒欲齊休等盛而開門受徒列道分議如是者凡幾家其間學者知所嚮方眞欲自淑其身心者固多而假標飾[illegible]附和顯者以圖遂其私而靡所不至者難謂其盡無也余時爲諸生心竊虞之值涇野呂先生近在留都聞其務實敦行乃徒步從之游其時游呂先生之門者亦衆矣呂先生獨謂余曰胡孺道謝惟命受道之器也余因與二君起居出入交誼日孚再踰年余舉進士補外官去呂先生旋遷北祭酒嘗寓書於余曰近在北監諸生中又得一

余承之可與也今霞洲胡君松泉余君皆已入仕而余且罷官歸矣陽溪謝君方以應天府學生領貢上京師諸君咸惜謝君之博學敦行卽取上第猶未足以盡酬其素養顧僅僅若此何哉乃相率問贈言于余余告之曰諸君不足於貢乎夫貢者以下奉上之謂也下之奉上非奇珍殊品不敢獻之大廷故夏書禹貢篇文必璆琳琅玕斯謂之貢夫旣以人爲貢必比於璆琳琅玕斯可以稱貢余固從是途出者也嘗自愧之矣乃今有謝君方且幸其副貢之實而藉以自慰諸君乃少之乎況謝君又自有未涯者在也謝

君行且比上矣時方多事而輦轂之下講學者甚不少見謝君之務實敦行不問可知爲吕氏門人也謝君與人爲善豈徒自有餘而已哉其尚諄諄開導謂王先王設教之本意其欲人務實敦行與吕先生一也舍務實敦行則良知不可致矣俾吾黨從是知二先生之實學而一洗末流之異同其有裨於世教也不亦大哉區區入官之路固不當爲膓淺子深論也

送佘經衢序

佘君承之昔爲大學生時值涇野吕先生爲祭酒先生嘗亟稱于余曰德器如佘承之可與也余時猶未

識余君每思見之前年余流寓鍾山余君爲府軍左衛叅軍每同胡孺道過余論學余熟復余君性情動履温雅而整沉默而遠既久益習焉見一致想像古人其㡤幾哉陳太丘黄汝南之風度矣嘗竊嘆曰吕先生其不輕許人若此哉今年叅軍任滿將奏績京師孺道屬余贈之言余君聞之謂余曰贈言朋友之義也乞言亦吾之願也但經衛事尠何功可述哉余因告之曰古者六德而爲諸侯三德而爲大夫則其所謂三載考績以黜幽陟明者豈若後世之應文投牒顒顒焉以自呈其功能哉夫固所以論德也西漢

去古未遠而僞增戶口者輒蒙優賞雖已漸失古意
而當時正誼明道者則固不計功與利也余君稟賦
淳厚且又蚤聞師訓而德器之所成就者既卓卓然
若是將何所授而不宜而其見大心泰又何所入而
不得故今僅爲茲官雖不無與曹掾書吏武夫游徼
爲互而容色所及自足以消其鄙吝之心雖無大設
施以展其生平所養而因事盡分自足以勵其廉靖
無求之節若余君者固不較功與利於尺寸銖兩間
矣但余往年行役四方見疾首蹙頞之民徧於遠近
而在在興黃鳥碩鼠之嗟恨不能得一人焉以爲州

縣長佐少舒其倒懸之苦乃今有如佘君者顧乃備員閒散俾之無功之可見若此哉佘君又嘗自謂曰官雖卑祿雖薄亦不可以虛縻也行將徼恩典以報吾親即秉耒以耕於野庶得供貢賦備力役以少盡效忠之念是其不求知於人不求用於世固素定於胷中矣余獨思掄材者當此之際苟為民擇官為官擇人而稽古官人之法唯其人不唯其資唯其德不唯其功有如佘君者能勿先諸佘君往哉今之公卿豈無呂先生其人哉有則必知佘君矣佘君雖欲勿用其將能乎

賀陳兵憲序

曩時四方稱樂土者則曰江南稱江南習俗之近厚者則曰常鎮迺數年來島寇繹騷犯我疆土民始苦于轉徙繼困於輸將閭井村墟日就凋敝而羣不逞之徒方且窺伺江海開府置使稍不得人則亂萌隨作百凡政事視他處反若更有難焉者矣唯是　當宁嚴於選擇不以輕授宜峯陳公少舉進士爲御史有名遂膺　簡命奉璽書至振舉綱維綜核庶政官司咸知興起不期年而遠近懷德畏威寇不入境赫然改觀雖大軍之後年比不登而公綏懷賑恤民得

其依皆忻忻有喜色於是吾常士人莫申圖報值公誕辰屬余致辭以為公祝某惟德盛者業必大養厚者福自隆公膚質殊才瑰奇卓犖所禀固已不凡然且博學好問講藝論道拳拳於息馬投戈之暇則公豈近代人物可擬議哉公廣右宜陽人也山川清淑靈秀所鍾一發於馮樞密有中立不倚之操再發於公有深造自得之學故今不期年而政成化行蓋皆經綸康濟之具素定于胷中隨物順應無施不獲固自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在也古所謂辛甘燥濕之調劑盤錯紛結之解紓震撼擊撞之鎮定黯闇污

濶之茹納皆公之所優爲矣是天實儲公以爲大受
之地而　國家之柱石寰海之干城行將於公乎是
賴又豈止於區區一方而已邪公今以富强之年日
升川至吾輩將何以爲公祝哉亦唯道公功德之在
人心者以表緇衣之好云耳雖然亦更有商於公者
昔宋熈寧間蔡延慶欲請自將臨敵神宗不從詔虎
親戰有功詔虎自後無得輕出樓宣獻公在寧宗朝
上言諸道帥臣止當指授方畧調度軍食不得建牙
郊野親冒矢石當時深以爲然無非所以尊主威而
重國體也公持重審密于玆必有定見而今之建議

者乃大不然故又與公一及之亦所以寓祝願之意云

賀胡梅林序

人嘗有言天下無難處之事及事至於前則天下鮮見有能處之之人矧今東南之寇土狄倭夷寔相表裏潛窺密覷而我之虛實動靜彼皆知之而彼之乘間伺隙詭譎閃爍一如蜂屯鳥散莫測端倪其視西北之虜雖長驅直入而聲息先傳猶可以預爲制御者蓋寔不同且承平日久而江左晏安人不習武一旦罹此目炫兵革比之九邊將士日與匈奴對壘者尤

萬萬不同也是不謂天下之所甚難處者乎前此制師無怪乎其僨事矣梅林胡公初以御史按浙目擊寇勢心恫民殘遂奮然有蕩平之志監軍王江殲厥醜類三千有餘固已奪其心而褫其魄矣事聞　當宁進公御史大夫總督戎務公於是設謀發畫不避危疑而渠魁如徐海陳東葉麻相繼擒滅唯王直號稱徽王擁衆海島分遣入寇欲進兵征討則洪波溺水之險彼實據之欲設計招撫則徐海陳東之滅彼或知之天下之事之難又莫有難於此者矣公乃委曲圖惟卒致之麾下以正法典於是閩浙江淮數千

里之條害東海三十六島之妖氛一旦廓清蕩定而士民舉手加額載道歡呼咸遂更生之願矣　天子聞而嘉之特進公　太子太保畀之蟒玉且錄其子入直禁近以彰殊錫兵憲宜峯陳君鏡湖熊君職在分閫樂茲盛事屬余文爲賀余唯公之德在人心勳在社稷望在天下彝鼎勒之太史書之而一時能言之士操觚染翰之家莫不頌公爲周之方召漢之衛霍唐之裴郭宋之韓范不可謂不知公矣又奚假於余言哉然而數公處其易而公獨處其難則或未盡知也余前所言其難難矣然而有非言所能喻者而

公獨任之亦唯公自知之而已蓋古者出師受成於廟而闔外之事將軍制之故相守數年日以牛酒犒士而不以爲怠倏忽出戰損軍千百而不以爲失公家之奉日費千金縱其出入而不以爲費夫是以能克有成功也今公纔一舉事而人之未解者輒摽文墨以議其後向使公避嫌遠疑秪爲全身保家之計則大事去矣公則矢心從事一意報主而一身之利害休戚悉置度外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而人言之異同不敢知也誠積而孚感極而應今日之克成大功豈偶然哉先是言者請立賞格有能主設奇謀生

擒王直者封伯予萬金部議從而上之　詔曰可至是有言及此者公乃曰允古人臣之所能爲雖有格天之德蓋世之功皆自其君委任之專所致不然則如樂毅旬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功非不高而騎刼之代將如何哉今日之事皆賴　主上明聖勿貳勿疑始克有濟臣何敢貪天功以爲己力哉是大聖賢無我之心古人臣事君之義公實素具之矣以是而處天下之事雖至難者固宜其若易易然也我　國家養士二百年雖文武之士後先接踵然得如公者有幾人哉是不特可爲公賀而已也雖然余知公之

隱憂猶未巳也議者謂江浙地非上游自古英雄起事率非首務但今財賦盡在東南而吳越唇齒未必非奸究窺伺之地比之西北尤更可虞公必熟慮愼防申畫封守而潛消默奪不紓　九重南顧之憂矣此固公之餘事而區區一念之愚亦不能不爲公申告之也

送寇縣丞序

余少從縉紳先生游論人及三晉多以涂水寇公爲賢旣余就試於鄉值涂水爲應天丞余在諸生中望見之儼然有道者氣象時余竟下第未及一接緒論

也及余歷仕途涂水公以少司馬謝去不及再見見三晉士人亟稱涂水公云後余督學浙中而涂水公之子惕齋君爲浙僉憲與余並厮朝暮相過挹其儀度孰復其論議每竊嘆其非近代人物而醴泉芝草固瑞氣之所鍾也孰謂其不有原本哉乃余罷歸晉陵而惕齋君亦尋歷浙藩方伯致政俯仰南北追思往事恍如夢中矣忽君之弟陞以上舍生丞無錫無錫余鄰邑也寇丞以兄故便道過余山中敦厚廉靖不問知爲世家子也未幾侍御史周君行縣廉知其賢移文褒奬而士民咸籍籍贊頌謂寇丞匪直不[illegible]

丞且不負家世矣今年冬丞乃復詣余憂形於色曰惻惻不能言既而曰陞不敏佐縣三年于茲矣初值旱次值蝗次乃大水倉困告匱而東南民力日見其竭雖盡力催科無能爲役而萑苻潢池之警且繼起矣茲將隨例入覲京師願乞一言俾知所從事可乎余重有感於其言乃謂之曰易艮之象曰君子思不出位困之占曰有言不信子是之問殆亦乞不信之言而責余以出位之思也余何言哉雖然子固世家子弟而今之服在大僚者多而父兄之故舊皆子之丈人行也子茲行也試以東南所觸目而激中者告

之將不有急援而徐圖之者乎子之憂庶其可釋而東南之民行將有望矣丞起而謝因書以贈之

贈蔡新河序

溟陽蔡子清才博學少舉于鄉署教浙之嘉善數學日有程績嘉善諸生咸樂得師辛酉冬將起禮部會試忽得邸傳擢令真定之新河蔡子過余愀然不樂曰人非進士何以行志不敏將試春闈庶藉是以少展其平生柰茲新河何余謂之曰人唯無志可行耳如欲行志不必進士科也前輩如楊文貞公以儒士起家歷官宰輔嘗恨不爲縣令魏文靖公爲松江訓

導位至大卿而原其發身亦自舉人始予欲行其志
不惟不必進士科亦不必官如前二公即此一令亦
可以自效而不負其平生矣不然今之舉進士者何
限一爲縣令輒以臺諫自期而上官亦以臺諫期之
隆其體貌寬其約束於是不曰破家縣令則曰滅門
刺史斯二言未聞出於何典而往往恃此以作威福
民不堪命至於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少所熟傳而習
聽者則置之蔑若不聞也未必進士之爲令者皆然
有一二焉大都進士中人也誠若是焉則予亦何必
以進士爲哉恭予歛容而作曰命之矣明年壬戌春

二月吏部檄至蔡子將之新河乃復過余問政余曰君子思不出位而困之時有言不信子雖信我而出位謀政則余豈敢於是蔡子別去至冬十月遣使寓書曰新河小邑政亦不煩凡我士民固欣欣從政率教矣但燕趙之間古稱獷悍而邇歲頻侵盜賊滋熾將若之何余惟士會爲政而晉之盜逃奔于秦魯恭令中牟而兩河之盜相戒不入境凡以其感孚之有素也蔡子平居以古人自勵豈肯出士會魯恭下哉茲以新河之盜不遠數千里示余若恫瘝之在身者則其所注慮作爲可以想見其視今蘇常之交闃然

剽掠於驛遞而令顧曲爲掩飾唯恐上官之知者相去何啻千百吾以是知新河之盜可以指日而平矣葢人唯侈然自放則事皆潰敗四出而漫不可收拾若長慮卻顧而虛心咨訪唯日惴惴則雖意外之事不虞之變可以潛消預定有令如蔡子又何盜之足患乎余又聞洪武中有齊仕坤者嘗令新河學道愛人政清事簡士民至今稱思尚當尋其政而斟酌之漢有顏良新河人也驍勇善謀屢立戰功今有若人亦當破格收用余老且廢言之無文而迂遝如故蔡子屢勤致問無可爲贈故言之如此其尚以爲然否

送張學正序

前年南畿諸郡邑士羣試於鄉之有司無錫士獲雋者凡十有三人錫故號多才科第往往陪他邑然亦未有若此之盛也於是遠近籍籍咸謂學教張先生振起作成之功云一日先生顧余山中語次偶及之先生曰是固諸賢之所自致吾豈敢以爲巳功哉雖然亦有俟焉他日諸賢無負科名雖一二人焉亦盛矣否則登科之數更倍于玆亦近時巨邑之常事耳吾豈敢以爲巳功哉余甚服其言因以窺先生器識之不凡非世俗可擬議也自後屢顧余余野服

不敢迎客獨喜與先生接每見輒移日語聽其論議必先行而後言先道德而後文藝而功名富貴之事則置勿一及也余謂錫有張先生其殆得師矣哉今夏六月諸生李時芳邵秉忠秉彝詣余曰張先生陞國子學正將行矣諸生不忍其行且共惜其志之不獲遂也先生蕭之名士於書無所不讀於學無所不通於古今人物高下事功成敗利鈍無所不究蚤魁八閩祿仕爲學職葢將取進士以大行其志也今若此不唯吾諸生相與之情有所不堪而其志且有未竟將若之何余曰不然余觀張先生之論議行事其

所蘊蓄抱負者要自有在固不在於進士不進士也進士之稱遂古未有至周以三物六德爲教以六行六藝選之由俊士造士而進于天子始名之曰進士其時核其德行道藝之實若是其進廻詳慎而不徒以空文爲也漢興孝弟力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諸科猶有古意而當時尚論者固已病之乃若以空文取進士自隋唐始創爲之至宋爲益盛即其盛時而孫明復胡翼之之輩皆不預是選然而太山之著述蘇湖之教授而一時人物至今與韓范並稱以張先生平日之行誼而窺其志意謂不有在於是乎且我

明自洪武設科以來曷嘗一日不以進士爲重其所得人亦僅僅可以指數而張子玉魏仲房胡君思孫貞孝諸公則各以學職起家而不預於進士之列然其德業位望則顧褎然出於當時諸名公卿之右而舉進士者恒多自以爲不及然則子諸生亦何必以進士與否爲張先生惜哉茲爾張先生行矣即今輦轂蕭清京師已爲首善之地矧太學賢關而嚮風承德當益有加於曩昔張先生贊司成以化理多士推一方之教以及於天下君子之樂蓋莫有大於是矣但余嘗其行則亦有不能不介然於懷者昔韓退之

送溫造其言有曰河陽固得人矣吾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游從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是余之懷盍寔與爾二三子同也然韓之有溫已不能不爲有力者奪去今吾與若輩曷能留張先生之行哉二三子因請贈之言余不能文遂叙其所嘗問答者書之

賀朱太守序

漪桂朱君前爲南臺監察御史時余避寇南都聞君風采凛然忽一日左顧僦居即之溫溫和厚款語移時雖泛論旁述而君之斷制悉中肯綮心竊異之既

君奉　命按廬鳳淮泗再按徽寧池太諸處激揚所
至秋肅春温百度惟貞官寮振惕益名御史云以格
于南例遷常州太守常固南畿大郡府經師旅歲
比不登閭井蕭然室如懸磬民皆嗷嗷捊腹幾無以
聊生矣君至殫竭心慮甫三月即有端緒踰年政數
化行連值豐稔君雖讓德弗居而道路頌聲嘖嘖靡
不歸美于君也君於是進六學諸生而羣校之品藻
差次如懸衡鑑士有師民有父母古稱良二千石君
其進于是哉乃孟秋九日寔維君生辰先期夏六月
大暑中郡學教授張君某暨其寮友率諸生請余山

中問所以爲君祝者余惟生辰稱慶自古已然至宋
爲益盛王介甫爲相每遇生日朝士獻頌僧道獻功
德䟽胥史輿皁皆籠鳥雀就其宅放之謂之放生當
時嘲之謂其新法病民且導諛也君昨歲生辰各屬
官司及鄉大夫士民農父老咸造公庭將祝君壽君
謝弗舉豈其有懲於是哉蓋君錫福綏猷人皆歸之
而佑賢助順天寔與之誠有不待於衆人之致辭者
矧余又安能爲君祝哉雖然余久居山中與草木爲
互蓋嘗觀物而得其究竟矣方春夏時奇花異卉爭
榮競麗豈不炫然華耀而悅人耳目哉冉冉秋至則

望之先零矣唯長松巨栢堅貞挺特蒼翠扶踈不爲嬋嫣媚態而蘱被萬物凌傲霜雪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歷千百歲總如一日也此豈非其所性然哉吾觀君於人無所不愛而不呴煦以爲仁於事無所不宜而不孑孑以爲義明無所不見而不注目於淵魚聰無所不聞而不傾耳於鬬蟻表裏隱顯始終一致斯盖松栢之資而天植之性也古人謂正人如松栢乃今不於君而屬望哉誠若是焉則君之壽且孳固所自致而裁培之定理也雖欲有言以申其懷悃亦何能少裨君之萬一哉愛莫能助而猶復脩詞以獻

於君知不能博君之一莞然也

送王參政序

蘇常諸郡爲南畿重地直隷京師不置藩臬故兵防之政操廵之任皆用御史臺爲之而備兵副使雖嘗間一設焉旋即裁去數年來海上巨奸引倭夷入寇泝流而上充斥于江之南北而當事者遂議設兵備又恐緩急不能濟事則每二府率置一員於是蘇松常鎮有兩副使矣建牙開府而胥史隷卒厨傳供億之費皆一時增創未免加賦倍役于民而民之昧昧者率忘倭夷虔劉焚蕩之慘惟知目前科索征輸之

苦以是前一二履茲任者未免嘖有煩言於是龍池王公先守蘇州廉明威惠而教養之政孚于士民境內大治乃遷湖廣按察副使授之璽書備兵常鎮約巳省民凡冗役浮費一切裁去民咸歡呼載道旣而蘇松兵備遷去廷論遂併以屬公公乃沿江上下相視地形凡山水斥澤平陸通衢支隘險遠委曲詳悉於是量度官兵分佈要害刊刻成書人喻伍曉從實舉行二三年來制勝於無形屈人於不戰古所謂善之善者公殆其人矣夫公甫弱冠以文章舉進士果何以得此哉余嘗竊謂公三晉人也古稱山西多將

豈亦風氣然邪迨公行部便道訪余山中見公神清
玉立無世俗態而議論往復若決江河及從容叩之
益知公於書無所不讀而武經將傳星曆地志禪偈
玄關與夫古今人品高下靡不留心參究而施爲作
用皆自曠大胷襟流出人所歆羨欽服以爲莫及者
皆公之餘事也江左得公其真干城屏翰矣哉項忽
邸傳銓部擢公陝西參政士民皆相顧失色曰果爾
其如斯一方何或謂莫非王土莫非王民陝西自地
震後八九年來民不聊生久矣溥德均惠官人者專
也柰何玆方欲獨留王公哉余曰是則然矣江左自

值倭寇以來如人中風邪其不顛越者已成痼疾得一醫師診視而脉理膏肓洞悉幽隱投之以劑漸有生色忽復更醫縱得良手而倉卒之間或溫凉寒熱稍失調停安保舊疾之不復作乎即今奸豪巨俠聚伏於山谷窺伺於江海者何限也知王公廉不能誘明不能欺威不能恐惠不能間故未敢動耳嗣有至者即使涵養風裁如王公而民情土俗所在異宜豈能如舊蘇州閱歷地方事久而熟練者乎斷斷乎王公未可以易而去也若陝西則余嘗服役矣民雖貧而畝賦不盈三升丁役不踰數錢兵雖多而芻粟轉

運他方供億仰給內帑虜雖至而砦堡墩臺傳塘哨探俱有成法可據即一謹厚者為之可以不勞而集亦何必王公往也未幾部檄至促王公行時吾郡守朱君某亦擢陜西副使矣與其寮貳守前都給事曹君某通府熊君某推府周君某詣余請贈言於公余不佞何以為公贈哉唯述士民留公之意地方不可一日無公之情叙以告公庶幾當路者知之倣漢增秩賜金故事願公復蒞茲土未可知也

送周衛陽序

衛陽周君以名進士推吾常德洽化孚政平訟理匪

直一郡凡蘇松鎮三郡所屬各州縣士民之欲質成者部使者咸令聽于君君持衡縣鑑罔不平施明允各各厭服喙息而退於是環四郡之疆不啻千有餘里謳歌訟獄盡歸于君風聲四達譽望日流凡觀風於茲者無問南北內外臺臣相與嘖嘖羨慕交章薦達如是者垂三年矣銓曹乃疏名以上　上優焉召之還　朝吾常大夫士田野山谷父老雖喜君之道將大行于時而瞻依怙恃又不忍君之去茲土也戀戀無以爲情乃相率問贈言于余以余朴愚不文素不能爲諛言以媚人將一一道君實德實政以取信

於四方且爲後政則傚也雖然君之德政更僕難數余豈能一一道之哉憶君始至余嘗隨諸士夫之後一接顏色領畧數語退謂從游諸生曰吾常其有賴哉衆因云何余應之曰今天下之士聰明才辯者日紛紛衆矣禮樂文章刑名錢穀甲兵水土稼穡工虞隨所授任畢能敷施應辦更有談說先王参酌神化顛倒古今樹立門戶者匪不類有可舉以聳觀聽後傳聞也然而此心或未純實即所施爲出于人士前而下之人必有不得其所而掩抑無告者矣矧望其致遠不泥積久不敗哉吾觀周君渾厚天成篤實自

得而語默動止一任眞而無少緣飾必此心得其所養而中有主宰不炫於外者也以此而處己接人服官行政由中發外隨事順應舉而措之天下將無有不得其理者矣於一方何有哉行且觀之吾言當不誣也既而君蒞政三年庶務種種咸得其理遠近上下大小頌不容口同然一詞如前所云是余之言未必能信於人蓋寔藉君以取信也君今行哉余又因而重有感焉士君子之生世也孰不欲立身行道以無負所生哉然或不逢其時而當路混淆則美玉與燕石並售良驥與蹄齧者並馳如是而欲委曲周旋

以庶幾行吾之志容有幸不幸存于其間而以道自
重者葢有所不屑矣乃今輦轂之下釐革振刷一洗
汚俗而泰道方亨唯賢是舉君逢陽遘會茲行爲吏
部爲給事爲御史隨其所授可以行志而凡人才之
賢否政事之得失民生之利害夷狄之叛服舉天下
之要機重務皆得論列而施行之此固分內事也以
君之立心與平日之涵養旣已有定志定力而時又
無所沮撓君於是大展經世之畧而從容于廟堂之
上褎然爲世名公卿爲時賢士大夫溥德澤于天下
顯休光于後世皆自茲行發軔矣區區江左一隅又

烏足以淹君哉余不佞請以是釋士民之思且以壯君之行也

贈湯兵憲序

余讀漢史至文景武宣之際未嘗不廢書而歎曰嗟乎吏治之有關於理亂也豈不捷若影響哉方文景時與民休息加以恭儉風俗醇厚幾致刑措庶幾成康迨用郅都甯成王溫舒咸宣之屬為守尉法令滋章以創立辦事為能以徵發期會為賢鷙搏若鷹隼而貴戚歛手吏民重足由是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齊楚燕趙之間盜賊滋熾攻城邑掠鄉里不可

勝數至於武昭之世猶未寧輯宣帝中興任用良二千石黃次公治潁川務耕桑節用殖財先教化而後誅罰吏民咸稱神明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龔少卿治渤海不拘文法便宜從事悉如潁川之政盜賊即時解散棄兵弩而持鉤鉏民皆安土樂業其諸若王成朱邑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閭井蒸蒸稱至治焉若斯之類後人不足觀邪我　國家二百年來東南晏然號稱富庶文章禮樂甲於四方邇數年間閭浙窮姦勾引倭寇深入江淮中外震驚未必非郅甯王咸之輩致之也自兹兵興用度不足

田畝加賦江左之民漸不聊生中間亦有一二知所斡旋者然又不久遷代遠去交川湯公前年涖吾常清介重厚持法平允凡所設施儼然以漢之良二千石爲法四民各安其居而樂其業部使者首上其事遂擢湖廣按察副使仍整飭蘇松常鎮兵備夫是四郡爲南輔重地直隷京師兵備之官初未專設專設自倭寇始乃今以公爲之則潁川之盜得次公而日少渤海之盜望少卿而解散人心政理古今一也四郡之寧謐不可以預卜哉余在山中嘗承公招致一再見于庭見公屏几唯書求放心三字益知公之爲

學得吾儒要領而一切政事蓋出之有本而非襲取于外者也茲公開府太倉表儀四郡而四郡之守令皆若公之存心不專事于簿書法律而有得于制治清濁之原則民心歸戴堅于干城而德威所加利于鈇鉞矣蠢爾島夷有不聞風喙息者哉吾常士民不能留公猶幸得以瞻依怙恃舉欣欣相告屬余言以贈公余不文敢以舊所得於史漢者告之俾爲政者知所法焉其諸參酌機宜屯兵守險瑣瑣末節詎公應務有餘不足爲公告也

傅母劉太孺人旌節序

余曩乞官九江教授攝白鹿洞書院獲與江右十三郡諸名士游論學之暇多述土風或各舉其鄉古今人之忠孝節義以備誌傳維時瑞州之士往往稱高安有傳節婦云余去江右迄今三十年餘矣謝事家居聞高安有仁泉傅君舉進士叩閽上書其畧曰臣孟春生甫半歲而臣父舜棄臣于時臣母劉年始二十有一誓以身殉以臣父止生臣一人忍死乳哺艱辛萬狀靡不備嘗臣非母無以至今日臣先人非臣之母無以延宗祀今臣母年五十有七守節盖三十六年冉冉老矣於今得旌門臣敢披瀝血誠仰干天

聽　陛下以孝治天下而臣懷烏鳥之私情伏惟憐
恤　上允之下其書於禮官行江西藩司表厥宅里
其鄉之縉紳有便道過余者余詢之始知仁泉君者
即往日瑞州士人所稱傅節婦子也余因嘆曰貞哉
傅母孝哉傅子人言不誣天道不爽有是哉既而仁
泉君選授吾常推官蒞郡越月余一見焉望而知爲
有道君子則又竊嘆曰天之生賢豈偶然哉有是母
然後有是子此眞邦家之光世道之幸也無何君之
政事皆自不忍人之心流出凡讞獄洞悉幽隱多所
平反暇則之學宮與博士弟子講明聖賢之學眞古

之所謂明刑弼教匪直世之明罰勑法專專從事於簿書期會者流也君之同年進士成吾須君謂余曰若知傅君乎其所以沾被於吾人者蓋有由哉皆其母夫人之貞之德之教之遺也　明天子且有詔矣子盍揚厲之以爲世風乎余曰傅母之節余聞之舊矣積善餘慶作善降祥天之報施於傅母者益昭昭顯矣竊更有說焉昔王宣巖作張佛子傳謂其子孫之多賢雖其妻表太君之賢而佛子之矜慎治獄開釋無辜乃獲陰報歐陽公四歲而孤雖其母鄭太夫人之教而其作瀧岡阡表則述其父崇公治獄求生

因而有後今傅母之夫君雖曰蚤逝不甚顯揚於生時而刑于寡妻克昌厥後亦不可謂其無所遺也夫爲善於人所不知之地而天獨知之斯之謂陰德其報不在其身必逮其子孫然則傅氏之表見於世者詎可量哉余故併敘之俾後之人有所觀法焉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十七

序

送傅仁泉序

古者明刑以弼教而後之法家者流專任刑罰躬操文墨以速功名而寬厚者率視為緩弱於是申商之學興而殘民以逞日入於慘刻夫先王制禮以節民性制樂以和民情初豈欲有刑之設哉凡以民之無良者不率於禮樂於是不得已而制刑焉不虞後之一至於此也漢興高帝除秦法文帝除肉刑景武宣以下屢制詔御史俾裁省文法而治獄之吏猶專事

刻核以窺上微指而不能奉宣德意於是置廷尉平以求明察寛恕如張釋之于定國黄霸者任其事凡鉤摭微細毛舉櫛比之法悉蠲除之自兹天下無寃民而漢室有道之長比隆三代者未必非二三子之貽也最後唐太宗幾至刑錯宋仁宗以不殺爲威其皆有監于此迨我　祖開基刊定律令而大誥之頒至再至三豈不知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而乃申明若此者凡以示民趨避之路使之日勸善遠罪而不罹於刑也二百年來中間豈無貪人敗類而遠近之倚勢籍寵者或倚以爲奸然卒不旋踵而底定

當更化之餘一二循行之使未免矯枉過直懲惡太嚴而有司之觀望者槩尚操切民始貿貿焉莫知所措手足矣高安仁泉傅公以名進士推吾常講學明道理性脩身稽其踐履殆古之儒者而非隨世就功名之士也以理刑爲職以欽恤爲心不但吾常一郡之刑政獲所平反而蘇松鎮三郡之訟獄部使者必以委焉公一切不狥時尚不泥成案擬議於情法之間較量於輕重之際務在明允唯是江左之民鮮有冤者而遠近傳誦囹圄不推戴今年公之節母劉太夫人年且六十吾鄉大夫士正擬稱觴獻壽而公適膺

簡召之命戒行有期於是屬余爲文以餞公併致壽母之祝余曰太夫人有子如此立身揚名既已有素行將左右 天子以壽國脈以壽蒼生而天下之人必將推本公之所自其爲太夫人之壽也大矣又何待於言哉特以公今行矣吾輩匪直有去後之思且於公有厚望焉夫廟堂者州郡之本也四方者一方之推也時方操切而公獨不徇所尚以法求情則公之行於州郡者既已德惠旁流而一方之民被其澤矣茲行必爲[illegible]官爲御史將與 天子宰相相可否爭是非以大究厥施也亦又何望哉竊惟今廟堂之

上休休有容欲兼天下之善以爲善而盈庭之言凡有建白者罔不立下所司以見諸施行尋致額外之使持斧四出而州縣疲於奔命閭井苦於輸將縱善政種種而日見紛擾昔人所謂十羊九牧之喻幾乎其類之矣公今啓沃論思必多讜論於此亦肯一及之乎誠一及之而旋爲裁省以復我　祖宗易簡渾厚之治由是而總百揆均四海爲民作福開世太平此寔其造端矣四方人心之至願而吾黨之厚望於公者蓋莫先於此也公亦以爲然乎敢告僕夫尚識之哉其諸鴻飛之詠甘棠之思吾人好德之情拳拳

於公而不忍公之行者固不能一一爲公告也

贈孫郡判序

余曩過濟上濟人輒稱孫郡判云余問焉濟人曰吾濟當南北孔道達官權人并轉漕輸陸員役及貴介公子僕從與凡差使胥徒厮隸舟楫車馬無問晝夜時刻絡繹踵至至則張威鼓勢其需索種種名色不饜不止稍不若意則陵轢刑逼靡所弗爲唯是沿濟上下居民析桑棗貨雞豚鬻妻子猶不能少塡溪壑於是田舍漂流餓莩載道嗣至者仍莫之顧必取盈焉我郡判惻然傷之下令斯民自今無鬻妻子其前

所鬻者吾當取還完聚遂捐俸以給公私之需不足則輸息假貸務行已志余謂以一郡判而能若此豈多得哉再逾年逋負未償而忌毀旋作郡判竟以此謝官去矣去之日乃留留都集同志切劘求造斯道每介霞洲胡君過余問學余因嘉其濟上事胡君曰豈惟是哉孫君未判濟時會爲永寧經衞以公事赴廣昌廣昌公館有魔爲妖懼其害者往往弗知也孫君館之夜有美人至榻前孫君以劍擊之斃取視之狐也乃出以示衆廣昌之妖遂息余曰有是哉郡判其正人也濟上之政其有所自矣但汚隆遞遷邪正

貞勝俗方尚媚而孫君顧剪除妖蘖則其諸行事必將類是宜其弗合于時也夫忤時而悔者多至於破觚中道而止者易流於阨合其獨立不倚積久不渝惟恒以一德者能之孫君孫君其尚慎哉孫君茲將歸其鄉胡君爲之乞言余以是書所嘗言者贈之

贈鄧兵憲序

后江鄧公以湖廣按察憲副奉璽書整飭蘇松常鎭兵備蒞任四五越月政令覃敷恩威並著境內帖帖然稱治矣　朝廷乃移公於福建仍掌兵政於是吾常郡大夫龍岡施君走使山中屬薛子以言贈薛子

衰謝索居久不涉人世間事矣何以爲公贈哉然大夫之命不敢以虛辱而公膺簡命之重人或有未盡解者亦當爲公言之或謂公蜀產也於湖廣江南爲近去閩則稍遠矣何以舍近而之遠哉噫此蓋非通達時務者之論也蓋蘇松兵備舊不常設設之自嘉靖三十一二年間始維時一二任俠誘聚沿海窮民引致島夷入寇自閩浙以至蘇松淮揚上下凡四三千里橫被虔劉慘毒經數年弗靖由是制閫建帥而兵憲遂爲常設之官矣憶余嘗一至閩中登三山而眺望再歷浙東跡四明以窮探東際溟渤南通交廣

北涉吳會皆大海環絡風帆巨艦一息千里其海寇出没自東而南而北以形勢險要論之福建藩垣也浙江門戸也蘇松堂室也堂室豈不重哉葢必慎固藩垣則門戸可以無虞而堂室斯宴然矣是福建之兵政關繫尤重且大者也唯公敭歷中外矢謨宣猷聲稱素著故量移於閩以當藩垣重寄是葢贊襄洪業者斟酌劑量於用人之際而非苟然擬議者也公受茲簡命其必益加慎重以稱厥委任固無俟於言矣余不佞更有商於公者追惟曩昔服役南北邊徼聞諸耆儒父老有言民之所以為盜而夷虜之所以

入寇者皆由邊民困於征徭苦無生路遂起而爲盜
且甘心夷虜投爲鄉導中原多事率由於此使爲有
司者留意撫綏則其全軀保妻子之謀固猶夫人也
而肯爲盜哉而肯爲夷虜用哉余因其言追考古昔
之名臣儒碩其施於有政罔不以恤民爲先載在史
牒未暇悉舉即如閩中故事淳熈中朱晦菴知漳州
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减經制錢四百萬而民
安盜息端平初眞西山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歛
無徇私黷貨且便宜發粟周民疾苦初雖海寇縱橫
旋復殄息由是觀之則士君子之所以奠安疆宇者

固不專在於觀兵而耀武也公茲入閩以是而率先有司有不興起者乎此固迂愚之見平生未盡之懷敬因施君以爲公獻以附於古者贈言之義至若公之德政諸所見之施行者即今部使者已具疏上薦凡諸在位皆拭目而快覩矣不書

賀楊理問致仕序

溧陽思默楊君謝廣右藩司理官歸於里第余初未識君其友人吳汝南乃余門人崑麓博士之子好學而文固余之所取信者請余爲文以賀君余嘗稽諸禮文及觀人之交際入仕則賀去位則唁葢自古已

然夫亦仕止之間而道之行廢恒必由之故其曰賀曰唁者寔有意義存焉也茲楊君謝官歸而汝南輩不爲君唁而爲君賀者此其意義良獨至焉或乃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是道未嘗不可行也楊君何乃遂謝其官哉而其諸友亦何乃以楊君謝官爲賀哉余曰不然此正楊君之達觀曠視而不溺於習俗之見是誠可賀也夫道之可行固無間於官之崇卑而時世之推遷則今寔不逮古遠甚憶余嘗服役中外見今之大官長吏多自專擅其諸寮案佐貳猶且不得盡行已志而幕屬諸職雖有

賢者未見其肯委任也君之致其事而歸也豈爲是乎卽使爲是要非今人之所易能也今之人徼榮慕貴之習滋而攬權怙勢之心勝豈必顯融華要者昧於去就雖一資半級亦且附麗以干進傴僂以求容將以夸一鄉耀一時而日役役焉不忍一朝釋去矧布政司爲行中書省乃方岳重地而理問爲掌憲之官一省之郡守州牧縣令皆所敬禮而揖讓者固與冗瑣者不同也君如稍有俗情豈不能俛仰歲月乃獨浩然於去就之間視去其官如視傳舍而乞身以歸放情於山水適意於觴詠日與高人逸士談說畢

生傲睨今古而彭澤之高風盤谷之逸興庶幾其再見矣視世之知進而不知退以自罹於屈辱者相去何如哉是誠可賀也余因是而更有感焉昔翟公去位門可羅雀今楊君歸來賀者盈門可盡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此又見吾鄉士風之厚益尤可賀也